乘着太平洋的风，跨过海峡，用台北的腔调，讲述杭州味道。我是曼莉，来自台北，FM89，杭州之声，曼行杭州，与你分享另一种生活。

聊美食其实就是聊心灵，从米其林餐厅到街头摊档，我们尝试分享和讲述那些能唤起你记忆的味道，曼行杭州，说出心中滋味。我们在各种场合中相遇，然后坐下来聊各自的奋斗与精彩。

FM89，杭州之声·曼行杭州·精英访谈，进行时。

曼：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曼行杭州，我是来自台北的曼莉。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最近社会上大家经常在讨论的国学教育。那么我听说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里面有一位老师，他其实是商学院的老师，但是他很特别的，他在7年前就召开了学校里面的一个叫做“经典会读”这样的一个公开性的学程，然后让全校的学生都能够参与进来。每个星期天晚上，杨老师都会从家里噢再赶15公里的路到了学校，然后和自发来的学生一起来读这些经典，一起来聊人生。那么到目前为止，每一周风雨无阻，我光是看了这一段我都非常的钦佩，今天特别把杨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来介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杨海锋杨老师。杨老师，你跟我们曼行杭州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杨：大家好！

曼：这么简单？（笑）杨老师，我听说你是才是学院里面的名人（杨：没有没有），全校都认识你（杨：夸张了），你最特别的事迹，就是我刚刚谈到的，你是跨科系的去办了一个这样的经典会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在每个礼拜天晚上是不是？（杨：对对对）然后，在学校里面你带着参与的学生一块儿来读经典，已经长达7年的时间？（杨：对，上一周是207期）207期，噢，OK，每个星期都来风雨无阻？（杨：对）嗯，太佩服了，那么大概参与过的学生的人次，你有大概简单的统计过吗？

杨：每次的话大概从少则三四人多则二三十人，可能都有。**其实曼莉你刚才讲好像觉得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真的。**

曼：嗯，我很想知道因为每个礼拜天的晚上，礼拜天是家庭日，**那么在这个family day你太太愿意支持你，让你能够放下家里的一切，然后到学校去，带着学生一块儿来读这些国学经典，我也很佩服你太太（笑）。**

杨：是的，我觉得（她）真是非常不容易，真的是这样。

曼：是是，你刚刚说你觉得是很享受的事情，在你个人，你从这个星期天晚上的带读噢，**你自己有什么样最大的收获吗？**

杨：**我觉得就是跟一些年轻人一起来探讨人生。其实，我觉得也在帮助我自己啊，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尤其生活在城里的这样一些人，非常缺乏一种——非常真心诚意地相互帮扶，来探讨人生，然后来互相交流——这么一种空间**，除了工作可能就在家里，而且我们这个读书会不仅仅是大学生，还有许多毕业生，社会上的一些人，个别也经常会来（曼：校外人士也能够参与是不是）。对，就是**一些真的想来读书会的人**，一起来读一读整个中国文明当中那些真正有价值，而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么一些经典。（曼：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课程，基本上大多数学生是在读教材的，教材不是原著（曼：OK），你读再多二道贩子（的书）也不如你真正去读那么一篇的原著。**

曼：嗯嗯嗯，所以你是带着学生都去念这个原著的经典（杨：嗯），**然后通过你的带读跟翻译就是白话文的翻译（杨：其实不是），是探讨吗？**

杨：其实我是希望有一种——大家都是**真心诚意地来读——意思就是，不是我讲**（曼：嗯），所以我经常会有一些学长，来的次数比较多的同学，他们会做一些准备，给大家做一些解读，字面的一些解读，然后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些它里面的深层的意思，我们会拿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解读可能古代的、近代的，**然后每个人站在自身的这个生活经历的这个角度去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去膜拜，或者一定是相信它，我去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本书流传了2500年还在我们中国人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心灵当中，为什么有些书就没有呢，它肯定会有一些能够震撼和共鸣的东西。也就是它其实是可以跨越时代的，有那么的一个隽永性在）**我大概可以讲讲我们这个流程（曼：对，包括你近期的经典会读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读《易经》（曼：噢，我最喜欢《易经》），上周刚刚207期读到是临卦和观卦，这两个卦，我们一开始先这样，就是**把这个原文的文本先读一遍，大家齐读一遍，然后读完之后呢，由几位学长，他做过准备的，他给大家带领把一些可能比较难解一些字，给大家疏解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每一个同学自发地你看看你们对这些话有什么感受，因为我想肯定每个人都有一些想法，对的不对的，我觉得没有对和不对，就是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我可能只是在边上插几句话，做一些点评，就这样一个（过程）**。

曼：OK，所以其实你会让班上比较资深的同学们，带着其他同学**一块儿来探讨。（杨：对），而不是说你来主导。**

杨：**因为我来主导就变成上课了，我自己很不喜欢这种（灌输式的上课）**。因为这才叫书院呢，我以前读过余秋雨有一篇文章讲这个岳麓书院，他说**书院跟我们今天的教学是完全两码事，它是不上课的，或者只是十天半个月，就有一位山长过来给大家答答疑，大部分时间是在自修或者在探讨的，那这才叫书院，其实你一个老师在上面哇啦哇啦满堂灌，这根本就是离教育的本质已经很远了（曼：噢，明白，明白），因为你已经不是有人在求学然后老师来回应，而是有一个主导的东西来向底下人灌输东西。**

曼：噢，明白，明白，就是一个**主动性学习**，跟一个就是比较属于由上而下的这种传输方式，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杨：**这就是中国文化，我们说国学，儒家的那个教育的最基本的一个精神啊，“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曼：OK，OK），就是你没有想要问我问题，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我有时候开玩笑讲，**我说真正如果我们现在的教学要用这种书院型的教学的话，我每次上课去先问大家：同学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是吧？下课！是不是啊，因为没有问题，我为什么还要讲东西呢。**

曼：噢，明白，所以那堂课也就是很轻松愉悦的就这么样的穿流过。

杨：对，其实**每一次会读就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发自他生命当中的问题，然后再跟经典去发生回应，呼应。**

曼：OK，他有了呼应，那么如果他还有困惑，他就提出来跟大家讨论，是吧？

杨：对，其实**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他一定是能够回应每一个人，只要你真心诚意地去面对你自己，和真心诚意地愿意去思考这个社会的话，我想肯定能从中获得有益于你的这么一些东西的。**

曼：嗯，OK，是，杨老师这个论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带领的这个班我觉得非常好，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高级的这个国学的这个学习班。

杨：其实不叫“班”呢，我为什么叫“无形书院”？**有些人说，杨老师啊，我们什么时候到你那个“无形书院”来参观一下，我说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在哪儿读书哪儿就是无形书院，因为它是无形的，虽然它这个词本身来源是出自《老子》那个“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因为“无形”就是真正高明的东西，那“道”其实是无形的，不是那些有形的，如果说你教育或者说我们求学是追求那些有形的东西的话，其实是很比较浅的，真正重要的是你那些无形的东西。**

曼：是，所以像你刚刚讲的“大象无形，真水无相”，其实真正的那些智慧我觉得都在生活里面，大家其实就可以去体悟噢，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心去看到。

杨：对，**就是王阳明先生讲的那个“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真正的道是不离日用常行的，不是要到外面专门去求一个什么东西**（曼：嗯嗯嗯），但是你要有一份愿意真诚地生活的这么一个心，你不能说我就是为了吃吃喝喝自生自灭啊或者等等。

曼：好，杨老师我想给你请教一下，你是哪里人？

杨：湖州。

曼：湖州人，OK（杨：浙江湖州），杨海锋老师你是这个浙江大学的机械系本科（杨：对），然后是管理科学系的硕士（杨：嗯），那么现在是任教于城市学院里面的商学院，OK，你的这个主要的任课的这个课程是？

杨：专业的课程，我主要教一些人力资源、经济学之类的这些课程是我的主课，专业课。

曼：**商业管理课程（杨：对）。噢所以很特别，我觉得你这样一个学机械理工出身的人，然后后面你硕士念了商学（杨：嗯），现在又在任教商学院，那么你为什么会对国学这么样的热忱感兴趣呢，你这个种子你自己有想过是什么时候开始种下来的吗？**

杨：其实这样的啊，我**觉得“国学”呢，我们只是近代以来这么一个说法，其实他本质就是关于人生和生命的这么一些学问，但是我以前所在的专业的比如无论机械也好，管理也好，它更多其实不是关于个体生命的这些东西，比如机械它可能是这台机器怎么来，比如说齿轮链条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这些知识是贴不到个体内在的东西，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一直是比较匮乏，尤其我觉得像学理工科的学生的话，尤其像以前我们这样一种文科教育形态下，可能这个东西非常的匮乏，但是人生当中，你生为人，你肯定在现实当中遇到很多关于人的关于生命的问题、困惑，身边不计其数，你总要去回应啊去应对啊，但是你又抓不到东西啊，那你总要抓一些东西，但一开始我抓住的很多东西是像励志的自助的那些甚至成功学的那些东西，但是没有意义，这些东西你稍微看看就觉得太浅了，不能帮（曼：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抚慰你的需求噢），所以我就是在读研，我就做了这么一个转换，我想就往“人”，跟“人”有关的东西，靠一靠，那管理，其实是社会学科（曼：是的是的，它就是一个人文社会学科），社会嘛，社会就是跟人有关了，但是它毕竟还是怎么管别人的，其实还不是一个向内看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工作之后做了很多自由的阅读，我就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我觉得能够真正回应自身生命的这样一些高级的学问（曼：啊哈），我找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是东方的儒释道，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的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我觉得也可以呼应起来，但是其实“本”还是在东方的儒释道。**

曼：嗯嗯嗯，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你用儒释道的语言去沟通，其实他的感应还是会比较深层的噢。

杨：对，**因为儒家、道家、佛家的东西，其实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当中，只是它没有唤醒**（曼：嗯嗯）。我其实一直在讲，很多人说读书读书，**其实读书不是给你一个外加的东西，而是你心里面本身有一种东西，然后由书或者由别人的一些启发性的语言来唤醒它**（曼：嗯哼）**，我们讲启蒙启蒙，就被蒙蔽了嘛，然后把它开启嘛），是吧？**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曼：OK，嗯，那像你们最近在读《易经》，我自己再研读《易经》的时候，我有发现《易经》有很深的一个学问，它里面有很多很像绕口令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让你去探究事情本质的这个真相，但是他就是会像一个太极一样，在那边就是有日月，有黑夜有白天这么样的一个（杨：阴阳），对对对，这么样一个绕行的这个韵律的真理在里头。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他能够看懂能够理解吗？因为我也是一直到了最近这几年噢我觉得我才能看得进去，**以前我都把他当成工具书，比方说唉有个什么事情啊就是哪个案子哪个客户搞不定啊就去卜个卦吧（杨：占一卦），对对对对，就把它当成工具书来看，那现在真的是把它拿成，当做一个人生的一个指引。**

杨：**像中国这些经典呢其实没有说哪一个人能够完全读懂，但是也没有一个人说会是一点都不懂，关键还在于你想不想读。我觉得是个中国人认识中国字的，没有读不懂的道理，你只要愿意去读，然后你可以借助一些注释，然后慢慢有这个耐心去这个。我刚才在那个演播大厅的边上听到前面那个节目里讲那个歌剧啊，很多人说歌剧我不要听的，因为我不懂意大利语，我不懂那个德语，但是那个主持人边上的一个嘉宾就说这个其实不懂没有关系的，其实你只要愿意听去去沉浸在中间，你就能感受到他那个魅力。其实我觉得这个跟读我们原典是一样的，其实大多数人说它难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好的东西其实都是需要用你自身的生命的投入去解读的，他不可能现成的给你一个答案**，现成的给你答案，不可能的，我觉得。

曼：那么杨老师你根据你的经验噢，你觉得按照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属于经济软着陆的一个社会状态，**如果说大家在于精神上，大家处于一个比较焦躁，焦躁这些经济未来的方向的时候，你会建议大家可以透过哪几部的经典，而让自己的这个心绪啊可以更沉稳，然后让自己能够更身心安妥一点，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

杨：其实这样的，我觉得是**人首先要调整他自己，到一定的频率，才能跟这些经典呼应，而不是说我本身可以为所欲为的这样去生活，然后去靠几本书来帮助自己，这样我觉得不太现实，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调频是89兆，如果你的频率在100兆的话，你怎么收都收不到哎，就是你听不清楚这些圣贤到底在对你说什么话**（曼：嗯哼嗯）**，所以我觉得首先还不在于读书的问题，首先还在于我觉得你有没有这样一颗心愿意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愿意去真诚地面对自己生活当中那些存在的问题，而不要说我还是想要这样，但是我就想要谁谁谁能够帮我一下，这个我觉得又把你的这个解决的法门交给外面去了。**

曼：但是其实当他在真正对很多的生活啊经济现况他焦虑的时候，他是不可能静得下来的。其实现在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其实转向了这个佛教，你刚刚讲的儒释道，其实这个释家我觉得它里面所蕴藏的这个智慧，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的宇宙真理（杨：嗯），我也蛮开心看到我身边有很多做商业的朋友，他们现在其实在各种的管道去亲近了佛教，开始去读很多的佛经，我觉得那个是无形当中可以，**他就算不懂，他念着念着他的身心灵可以静下来**，我感觉，所以正好也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肯定在自己的从商或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遇到了问题，然后无法超脱，这是然后他自身内部已经发生一个转变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的频率正好跟那个佛家的这个频率正好是可以对上，然后他就收到了一点声音，可能并不是听得很清楚（曼：或者说收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能量），对对对，然后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机缘进去了。**

但是呢我从我自己来看，就是儒释道我也不做高低评价，但是按照**中国那些以前的士大夫，包括近代以来那些读书人，其实很多都是一开始是出入佛道的，就是佛老的是吧？就是道教跟佛教的，然后他最终归宗儒家这些人很多，但是宋明理学是最典型的。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最欣赏的也是敬仰的一个人，我就梁漱溟先生**，他早年是信佛教的，而且很早十几岁开始茹素，而且真心诚意地相信佛教，但是他后来自己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些情况之后，他后来就是跟儒家的《论语》等等一些东西发生了共鸣。他自己回忆的时候说我为什么会发生一些共鸣，因为**他可能是年轻时候遇到很多苦恼，几度自杀，就这么一种状态，然后所以他肯定觉得人生是苦嘛，那人生是苦嘛那就佛教正好是可以呼应。但是他后来慢慢慢慢自己调整过来之后，他到后来再重新读了一遍论语之后，他发现看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嘛，他觉得在这么一种就是人生到处都是不如意，都是苦，都是郁闷这种状态下，为什么还有这么一个人，他还是觉得这个生活是“不亦悦乎，不亦乐乎，乐以忘忧”就这么一种状态。因为《论语》通篇只是一个非常强健的这种生命能量**（曼：是的是的，非常非常轻快的），对，就是是一种非常健康向上的这么一种东西。他觉得这非常了不起，他觉得因为你可以直接想想看，孔子的话，他身处的时代以及他的遭遇应该是非常糟糕的（曼：春秋战国时期）。没人理他的。

曼：是的，我都在笑说我很佩服孔老夫子，因为他带着他的这个72门徒周游列国，然后不断的**在跟各国君主就是在推销贩售自己的理念，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就很像现在的很多的我们讲的政治说客**，那么当然我觉得儒家的这个教理非常适用在一个国家的管理。

杨：也不是，**他其实跟那些说客的本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说客其实是始终在非常刻意的迎合那一些统治者的意思，但是孔子他一直以天道人心为最基本的这个归止，所以他不会（妥协逢迎同流合污），所以到最后还是没有人任用他，他其实不不是说我有一个东西，然后说我要推销给你，他其实不是这样，他最好需要有一个人来实现他的那个理念，而不是说我要去迎合别人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跟那些春秋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这些说客还是有本质的一个差别**，所以他最后整个人生的状态从客观来讲都是非常怀才不遇，而且遭遇非常悲惨，是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曼：OK，我们时间过得很快，等一下先进半点广告，下半段让杨老师来跟大家再继续分享，杨老师其实有更多精彩的课程在他的无形学堂，包含了人文行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趣的啊，我们下半段再回来让杨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乘着太平洋的风，跨过海峡，用台北的腔调，讲述杭州味道。我是曼莉，来自台北，FM89，杭州之声，曼行杭州，与你分享另一种生活。聊美食其实就是聊心灵，从米其林餐厅到街头摊档，我们尝试分享和讲述那些能唤起你记忆的味道，曼行杭州，说出心中滋味。我们在各种场合中相遇，然后坐下来聊各自的奋斗与精彩。FM89，杭州之声，曼行杭州，精英访谈，进行时。

曼：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下半段的曼行杭州节目现场，我是来自台北的曼莉。今天我们的访谈嘉宾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杨海锋杨老师，杨老师他曾经获得第三届最美杭州人感动杭城十佳教师这样的一个荣誉，那么他其实是浙江大学机械系本科，然后他是管理科学的硕士，目前也是在城市学院里面商学院任教，但是它非常特别的，对国学对于经典非常的有这样的热情。然后在7年的时间里面，在校园里有一个“无形书院”，让全校的师生还有社会上的这些朋友大家一块儿来参与，他每个星期天晚上都会在学校里面，然后跟参加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读经典，聊人生。

刚刚杨老师你提到这最近的这个已经是第207期，OK，风雨无阻，我觉得还是十分佩服的。刚刚我跟听众朋友有介绍到，你的这个无形书院里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叫做“人文行走”这样的一个篇幅，你的人文行走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杨：就是带一些大学生，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啊或者家长其实都可以，社会上的很多人士，**到杭州以及周边的一些地方，一些人文的遗迹去走一走，去现场感受一下这样一个就是国学经典里承受的那个精神，为什么叫“人文”行走，其实我们走的地方背后都有一些非常伟大的灵魂在。**

曼：嗯嗯嗯，我觉得杭州市还是一个蛮得天独厚的一个好地方（杨：人文），南宋时期很多的这些人文古迹在就在周围。

杨：说到那个南宋，我经常问学生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知道杭州是南宋的都城，但是那个都城（和皇宫）在哪里呢？你知不知道？

曼：我过来杭州三年噢，那么你这样突然问我哈，就我印象的话应该是在南宋御街，然后到这个八卦田中间那一带是吧，是吗？（杨：也就是凤凰山那里）对对对对，凤凰山上那里。

杨：但是其实你一般走走已经看不到那个以前的南宋的故宫的那个样子了，（曼：现在是完全看不到了，但是就是好像在凤凰山山脚那边有一个南宋都城有一个船舱的）遗址是吧？（曼：对对对对，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再造的），御街遗址是真的，就是下面很湿的，很潮湿（曼：往下面挖出来的南宋的那个城墙是吧），但是那个地方还不在宫内（曼：噢），那个皇宫到底哪里？这个皇宫，就在凤凰山的一边（曼：是在东西南北哪一面）。就是在凤凰山的应该是东侧，嗯是东侧，而且一半是在现在这个山的山坡上（曼：就是现在的城隍阁那个位置吗），呃不是，那是吴山，不一样。我就是希望**很多学生你在杭州学习4年，但实际上离杭州的历史人文以及它的真正的精神，实际上是很远很陌生的，它可能逛过一些商场，玩过一些风景点，但是这个杭州这个地方曾经生活过哪一些人，一些优秀的人，这些人曾经怎么样在生活，是吧**，因为我选的点其实都不是非常闹市的这么一些地方，比如说去年的像那个半山那边皋亭山那边的文天祥的一个塑像，有一个纪念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知道文天祥是南宋的最后一任宰相是吧？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人应该不可能跟杭州没有交集，因为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其实文天祥当年就是在半山这个地方跟元军的元朝的那个宰相伯颜进行谈判，然后被扣押在那里，最后7年的那个悲惨的人生，但是也很壮烈的那个人生，其实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的**（曼：OK），我觉得让人去现场感受一下，你站在那个地方去，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元军大军压境已经攻占到都城，**其实元（口误：**宋）朝已经开始准备好了降表要投降的时候，居然南方有一个很不识相的读书人**（曼：呃呵呵）**，我要跟这一帮入侵者要谈判，然后要抵抗，然后你感受这个人他当时那种心情才能理解他之后写的那些篇章，我们以前语文课本里面写的那些东西，《过零丁洋》，《指南录后序》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在文天祥的那个像前，我们就读一读他的那首《正气歌》，然后**很多学生反馈我，他这样走一走，然后大家聊一聊，感受一下，之后他觉得这首《正气歌》真的是非常（曼：特别有力量）有力量，真的是这样，嗯他特别能够感受到**，但这个你就不能因为那个地方没什么好玩的。其实就是高架（曼：我去过）高架桥下面这么一个塑像，然后半山那边半山腰也有一个塑像一块石碑，**如果你去旅游的话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如果你借这样一种我们非常踏实的这样一种行动去感受一下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行走”。**

曼：是的是的，所以你把它命名为“人文行走”，OK，我们上半段有谈到了王阳明先生，好像你也曾经有一次带着同学们到余姚去（杨：去过，是2011年），去了了那个四明山是不是？

杨：嗯四明山那边是黄宗羲的那个地方，我们那次去的是余姚的市区，有王阳明的故居（曼：噢你到了故居），**余姚有四贤，跟儒家比较相关的，就是一个是王阳明和一个是黄宗羲，还有一个就是把中国文化在明末的时候传到日本的朱舜水**，啊，那么在**我们当时去的主要是以王阳明故居为主，边上有一座叫龙泉山（不是四明山），这个山上也有一些遗迹**，（曼：那么同学们到了那个地方去，**然后再经由杨老师去讲述更多他的就是生平是吗），其实不是这样（不是经由我来讲述），我们行走之前其实很多同学都是读过他的《传习录》的，也了解阳明心学的。**其实我们在读《孟子》读这些书的时候，因为整个儒家是有一脉相承的，我们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其实也同时一定会谈到阳明心学，肯定对他的也有非常熟悉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路其实都在谈这个东西。然后到了那边，因为它会有很多展示，我们就会知道，唉？这里他讲的对不对？因为毕竟展示是写给大众看的是吧？有些可能写的比较浅或者会有一些史实上的错误，那大家都可能会探讨这个东西，他这样因为而且阳明心学是比较深的东西，（展览）它呈现出来，这是一个表相，（曼：我也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阳刚的一门学问）呃对，是非常强健的这么一种学问（曼：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曼：然后好像你也曾经，就最近的应该是带同学们到那个应该是劳动路上的孔庙是吧？嗯孔庙是更早了，是10年底去过的，**我们最近的是去那个衢州的那个孔氏家庙，因为全国只有两个家庙**，一个就是那个山东的曲阜，曲阜有一个家庙，所谓家庙就是他那个家族一直延续生存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中国是孔家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家族，虽然朝代张家李家在更替，但是孔家的荣誉是不变的，因为它是国家的一个精神象征**，所以曲阜的孔庙其实就是家庙，他家族所在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南宋被金兵一直打到南方之后，那么孔氏的家族也南迁，迁到这个南方，就迁到了衢州**（曼：衢州）这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家庙。**

虽然后来元以后就是那个**正宗的爵位还是还给了曲阜那边，但是人很多是没有迁过去，还是在这里，其实真正嫡系的长子的那宗还是在南方的，所以就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可能山东去太远，我们可以去一下这个比较近的，我们坐高铁只有一个多小时，一个零点小时，去看一下这个孔氏的这个家庙，然后正好我们读书会里面有一个是衢州人，他也去过，然后而且是我们骨干的一个学生，相当于做一个地导（曼：明白明白，就带着大家去然后去看一些精华的），对，就是探讨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其实行走之前都提了一些问题的（曼：嗯嗯），就是你去思考一些问题。

曼：那么杨老师你也跟杭州的听众朋友也在介绍一下那个我们清和坊那边的孔庙，我相信很多杭州人应该没有去过。

杨：噢这个孔庙啊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因为吴山广场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是吧？但是那一角是特别特别的幽静（曼：对，闹中取静）对，闹中取静，而且里面非常开阔（曼：它其实腹地还蛮大的），对对对，我一般跟很多学生问，哎，**你听说过杭州有孔庙吗？都是没听说过，然后跟，哪怕跟很多有一些就是可能在杭州生活了很多年的人，都不知道，**可能就是在中国人……

曼：我也曾经带孩子进去过几次噢，然后有一次很特别的经验就是，刚好碰到馆方开放了它有一个就是**星象仪的那个厅**（杨：噢，对），带着孩子去看了古时候的这个星象罗盘，石头雕刻的（杨：边上的有一个行一个院子里面），对对对，就在那个池塘边莲花池旁边，然后它里头还有很多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碑林，我后来才听说很多美院的学生啊（杨：去拓碑是吧）早期对都去那边拓碑，然后回来那个仿写，嗯，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其实真的带孩子去走走，我觉得也很好。

杨：去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文化，**我觉得对今天来讲，可能孔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已经不是一个精神象征了。但是我觉得借这一个地方，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儒家文化，或者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我是带带过很多次，小学生、幼儿园、大学生，家长其实都带过去看过，其实我们也就是聊一聊，然后呢在里面读一些篇章，大家一起来读一些篇章，然后来看一看这个孔子的生平，我们再聊一聊他的弟子啊，比如说你你最喜欢哪一个啊，**其实我自己作为老师，我对孔子最深切的这个体会，还是他们师徒间的师生间的这么一种亲切的这么一种情感，而且是很对等的，跟我那个无形书院这样一种氛围是非常搭调的，因为孔子跟他的弟子间是非常亲切平等的，而且师生情谊是非常浓厚的。经常有时候也和弟子开开玩笑，这样，也不会拿很大的架子（曼：因为它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嘛），然后其实跟他感情最好的那几个像子路啊宰予啊他其实都经常批评，而且感情依然很好。就是他不是说我们经常骂几句伤感情，不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一种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种师生的一种情谊，我觉得这个在今天的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当中，其实都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东西，师生的这种情谊。**

曼：不过我相信一定是孔子他身上有非常强大的那种磁场能量，可以让这些人就全部大家都驯化在他的这个教育之下。

杨：我经常就是跟学生在探讨这个孔子跟这个儒家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恰恰需要去剥掉这2000多年来附加在孔子身上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东西其实不是孔子本身所附有的东西，还原他这个人的真的精神，去感受一下，因为他很多事情，你设身处地的去那个时代去看看他这样一个人的形象。**因为你可以想一个，如果真的像我们后世某些人所描绘的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弟子**，而且这些弟子**来自全国各就是当时的这个中华大地的那些人，怎么会这么真心诚意的去膺服这么一个人？包括他去世很多年后，像这个司马迁写这个《孔子世家》的时候，最后都非常的感动，“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想看一看当年的这个孔子，就是在那个孔庙里面低首徘徊，就是这样，后面司马迁自己写的那段话。**

曼：嗯，我发现跟杨老师学经典其实是很生动的，因为**你会把它就是很巧妙的用现代的语言跟现代人可以理解的这个情感方式噢，来去做一个传递。**

杨：而且真的其实**如果说我们经典会读的话，这种其实会更生动，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那些年轻人比我更接近这个时代，（曼：嗯，明白明白，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一旦理解了这个经典的这个意思或者大致的意思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契合时代的那些接地气的东西来阐发，这时候发生的碰撞就是非常非常，我说我比较享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年轻人是最具有生命活力的，这些人其实是最可以从这些经典当中去获得东西的。**

曼：嗯杨老师我知道你其实还有很多很特别的创举噢，呃你有一个公益赠书这样的一个例行的公益活动，好像是在针对一些呃在城市里面比较辛苦的这些务工人员，去送出一些你觉得很有意义的这些书。这个就是你赠送的形式，比方说你的受赠者，你是怎么样去选定的？

杨：当初噢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其实也是好多年前了嘛，**因为我也用一些微博啊这些平台啊，然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跟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一些刚刚进入社会的这样一些年轻人或者一些务工人员，也可以在校的大学生，能够有一些有一定心灵层面精神层面的交往，那么用什么方式呢，我其实我能想到最好的方式就是书，就是用书这样一种形式**，所以（曼：**要找一个共同的语言**），对，然后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微博上跟我有一些交流的一些人，或者说某一些机缘可以相识的一些人，通过交流，发现，唉，他很喜欢某一本书，然后我就很想送他这本书，然后以这个机缘做一些交流。**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经常给我送快递书的一个小伙子**，唉，我问他，有没有喜欢的书，你经常帮我送噢，他说我想不出，我到时想好了告诉你因为下次还会再来的嘛，他说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但只看了半本，他说那本《狼图腾》，唉，我说可以，我送一本给你，正好他送来我就可以把书给他。**一般我会在这个书扉页上写几句话**，这样啊因为有过交流就比较熟悉了，就是我会给他写几句话，那就是这样也可以增近一些（交流），**其实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周围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变得更好一点吧，我觉得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去过这样一种生活，其实就能够安顿我自己，**我不是说特意说一定要去干个什么事情，但是我只是觉得我在这样一种人际的关系当中，生活在这样一种交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人心是很安定和充实，比较舒畅。**

曼：**而且杨老师我觉得你很特别很可爱的，就是你会选择还是去送书，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已经不看纸本书了，你知道吗？除了学校的这个这个课本以外**，大家几乎都是整天挂着手机，手机里面现在有太多的我觉得（杨：碎片化的知识信息）对对对，而且似是而非，你都无从去考证这些资讯的来源，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浅层的这个资讯的吸收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杨：是的，其实我觉得随着时代这个发展，人去接近这个原典的这个时间也好，各种条件也好，其实在越来越变得不好。

曼：整个社会环境其实是越来越闲了（杨：是是，是这样）诱惑越来越多啊。

杨：其实还是我刚开始讲的这样一个，**因为你本身的心如果处在一个太浮躁的状态的话，其实确实没有办法跟某一些书去呼应的，就是你可能你得先降下来一点，然后再可能有这个方向性的一个转变，你才可能跟这些书去呼应，所以我一般做这些活动也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只是所谓“佛度有缘人”嘛，就是你不可能说一个人不要读书，排斥读书，一定要叫他读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是觉得他有一点想读，就像我昨天上课，来了一个旁听生，然后听了一段之后，他就后来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就说，杨老师，我今天听了这个课觉得对什么东西觉得蛮有兴趣的，你有什么好书好推荐**，唉，我觉得就需要这些东西。

曼：呃，而且我知道杨老师其实你在学校里面有**一门非常别开生面噢，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人气爆棚的一个公共选择课，叫做这个“从内圣到外王”**，然后这是你们学校人气最爆棚的一个课程，请问一下这个“从内圣到外王”这门课里面讲的是什么？

杨：这个词的本身是我十几年前开这门课的时候定下了一个基调，其实**内圣就是人内在的这个成长和修为的东西，圣就是人精神的一个高境界嘛，相当于是吧，外王就是相当于是你在外部的建树，就是你怎么应对这个客观世界的，因为人既需要安顿他自身，也要应对这个客观世界**（曼：外部建树还是很重要的），很重要，但是呢我把题目称为就“从内圣到外王”，就是**你得先自己想明白一些东西，然后才可能做出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来，你不能仅仅是说一个人只是往外看**，就现在一般思维是外王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说**内圣外王其实它的逻辑，就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就人先搞定他自己，慢慢再把自己的这个能量推己及人，波及他身边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其实总体上，**我这门课的主旨就是这么一个，怎么完成他一个人自己（曼：嗯哼），完成他一个人自己，就是内外兼修地来完成他自己。**

曼：而且你这门课其实还很欢迎大家去旁听是吗？社会上的人士都可以去旁听。

杨：**其实这门课真正修这门课的人，很多人不是那么认真来听的，虽然感觉比较爆棚（曼：呵呵）。但是确实有很多旁听生，这个我在那个公号的推送里面我就讲了这样一个事情，我是说我这门课主要并不是讲给选了这门课的学生听的，我是希望全校乃至就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一起每周二晚上有这么一个交流会**，它跟我那个读书会不同的地方，可能这个课比较多的我是在表达我的想法（曼：嗯噢明白），然后再做一些汇通、互动。但那个读书会，可能是**大家一起来跟那些圣贤进行沟通，那些大师进行沟通**，然后这个会基本上就在跟我进行沟通。OK，所以杨老师其实你等于说每个星期有固定的两堂课是公开的，一个是星期二的晚上是不是？

杨：对，这个晚上是公选课，就是那个从内圣到外王。OK，然后还有礼拜天晚上（杨：经典会读），经典会读是几点开始？（杨：7:00~9:30），OK，那星期二的这个从内圣到外王（杨：一般是6:30~9:00）。

曼：好，那有固定的教室吗？（杨：有）噢在你们学校的哪个教室？

杨：呃这个学期马上要结束了，这个是内圣到外王。那个经典会读的话一直是固定的，这七八年来一直都是固定的，是在文科楼5号楼405，就是我的办公室，因为我办公室是十几个人的大开间，然后一般我就把桌子整理一下几个桌子一拼，然后就坐在这个边上就可以了。

曼：OK，所以说星期天晚上7:00是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杨：对对对，然后那个公选课是这个星期马上结束了，这个下周二就是最后一次课了。

曼：那下学期开始的话，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旁听（杨：对对对对），嗯好，大家可以到就城市学院的商学院的这个公开网站去找杨老师的课程（杨：呃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搜到），或者大家加一下我微信。

曼：好那杨老师愿意公开微信号吗？啊你的微信……

杨：**就是我手机号码13588751475，加一下我微信，我非常欢迎，因为我是非常喜欢跟人做这样一些深层次的沟通，我觉得我这个人的本性就在这里，很多人说，唉，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也是别人问的时候我要去想一想的问题，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我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曼：**杨老师，我觉得真的，在你身上，我觉得看到了很多就是古代读书人，士大夫的那个气质，呃比方说我们在念《论语》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觉得从你身上，你就是很好的一个现代的体现。真的我觉得很难得在现代社会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学老师**，让我们可以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噢，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杨：过奖了），我们可以更坚定的去接触那些中国这么样难得的这些经典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动，让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非常有希望。**

杨老师你最后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我们在平时哦，真的觉得心里开始觉得有点盲目，然后觉得很忙，那个你知道**那三个“忙盲茫”**的时候（杨：**忙，其实竖心旁一个亡，就是心亡**），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时刻来的时候，你建议大家有没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比较简洁的一本书，可以建议大家去看看，嗯你最直觉的建议。

杨：最直觉的建议，嗯，因为**其实可能在这种时候恰恰是最读不进去书，我觉得这时候最需要可能是一个人（曼：OK，可以对话），可以直接对话**……（当天后面还有一段对话，因为时间关系被剪掉了）